現代評論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新聞紙

第二卷第四十五期

每星期六日出版

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七日

時事短評

國定稅則條例——(壬)——中央銀行——(壬)

再誌金案(雪)——安全保障條約——(皓)

愛國運動　周鯁生

一個月在蘇俄的所見所聞　仲揆

蘇聯事情與蘇聯政策　陳啓修

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　唐擘黃

閒話　西瀅

副官(小說)　沈從文

紅蓼花(詩)　于成澤

通信

一封辯正的信　鄧以蟄

一個字的更正　有

本刊發行關稅會議增刊啓事

開會在卽之關稅會議包括着許多於我國之主權，外交，財政，金融，關稅行政諸方面有重要關係之問題，想必爲本刊讀者所急欲知。本社特約請專家撰述專論以上諸問題之文章，以供讀者研究之參攷。現擬於最近期內增印關稅會議增刊一次。對於常期訂閱諸君，隨報奉送，不另收費。

本刊定報及通信處

北京國立北京大學第一院轉現代評論社

報價

國內：郵寄半年大洋八角五分，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五分。又大洋一元寄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歐美各國：郵寄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零售：北京每份銅元十枚，外埠大洋四分。

不通郵匯之處，得以中國郵票代洋，但以九折計算，並以一分及半分者為限。凡訂閱本刊者可將後面附印的訂閱單剪下依式填就隨同匯信直寄本刊定報處為荷。

本社印有代售簡章，函索即寄。

廣告價目

地位＼面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面	八分之一面
論前　底面	二十五元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正文後	十五元	九元	六元	三元

登四期以上九折，十二期以上八五折，半年以上八折，全年七五折，插圖價另議。

發行所北京黃化門內礙兒胡同十八號

本刊特設上海代理處啓事

本刊為便利上海方面的讀者訂報起見，特於上海愛多亞路九十號紗布交易所內五層樓同濟建築公司設立本刊代理處。凡欲訂閱本刊或欲購置本刊第一卷合訂本（由第一期至廿六期，定價一元）諸君即請逕向該處接洽。

本刊第一卷合訂本出版了

本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十六期）合訂本，卷首有目錄，卷尾有索引，檢閱極為方便。每本連郵費售國幣一元。購讀諸君請直向北京本社或上海代理處訂購。

商務印書館出版

政法叢書之一

■■■■■■

憲法學原理

歐宗祐何作霖譯　本書為日本著名法學家美濃部達吉博士原著共分六章。凡與憲法有關之各種問題。如法國家國家統治權與主權。國家之組織。立憲政體等。皆分別論及。實為研究憲法學原理之唯一完備參考書。卷首有北大教授陳啓修之導言。對于本書之內容組織。特點。價值。言之甚為詳盡。

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時事短評

國定稅則條例

在人民熱烈運動關稅自由的時候，而對於國定稅則條例，却是狠冷淡地認爲不關重要。這種態度似乎太缺乏理解力。稅則國定是關稅自主的表現，國定稅則訂得不好，便不足以舉關稅自主之實，甚至反足以阻礙關稅自主的機運；兩者是一是二，有極密切的關係。在雙十節前，報紙載政府將於雙十節公布國定稅則條例，並且將條例內容都登載了。這幾天反而寂然無聞。也許是政府見人民不甚注意，以爲這幕戲不足叫坐，故而臨時回戲罷，這眞是以國事爲兒戲了。我們對外爲表示實行關稅自主的決心起見，應督促政府於關稅會議以前，公布這個條例，幷切實聲明其發生効力之時期，以促列國的反省。至於條例內容應注意之點：

第一，採用何種稅則。各國現行海關稅則，多採用二重制，但二重稅則制之中，又有普通稅率與協定稅率制，最高稅率與最低稅率制之別。我們以爲我國應取普通稅率與協定稅率制。對於無條約國，應適用普通稅率；對於有條約國。應本互惠的精神，分別適用協定稅率。

第二，稅率的高低。列國反對我國關稅自主，固然是想壓迫中國產業之發達，束縛中國民族的發展。然而他們恐怕中國當局一旦得着關稅自主，因財政的關係，過於提高稅率，使外國貨不能銷中國市場，這也未始非他們顧慮之一理由。所以中國於實行關稅自主之初。爲減少列國的猜疑顧慮起見，協定稅率不可定得太高，以免他們望而生畏。然而也不可太低，以免不肖外交官吏，與外國勾結。

第三，修訂的時期。前條所述的辦法，原爲圖實行關稅自主順利起見，本屬一時權宜之計，然究少伸縮的餘地。所以到了相當時期，便應修訂，以期逐漸得着關稅自主之實効。這種時期不可太短，使稅率變動頻繁，多生紛糾；也不可太長，使稅率固定，不足以濟內國產業的緩急。我們以爲這時期以四年爲適當。

以上不過是最簡明之點，至於其他種種補助的法律，也是大家應注意的。

（壬）

中央銀行

最近上海等五處商會聯合致電政府，以保管關稅收入爲理由，請政府創設中央銀行，資本定爲一千萬元。

照上電的意義，中央銀行應是國家銀行，如英國的英倫銀行，法國的法蘭西銀行，日本的日本銀行了。國家銀行最大的職務，是爲「銀行的銀行」，現在中國缺乏這種銀行，確是事實，且

確有必要。但是這種銀行豈是一朝一夕就可成就的，也豈是一千萬元的資本就可夠用的。若就名義上而言，中交兩行不儼然猶是國家銀行，他們的條例，不是經由國會通過的嗎？他們當初不是有政府大宗資本在內嗎？政府平日不能盡監督維持之責，使兩行暗中喪失了國家銀行的地位，而現在竟欲明白取消其資格，恐怕法律上說不過去罷。若僅為保管關款起見，那末：代理國庫的銀行，除中交兩行以外，還有鹽業金城等銀行，難道一切現有銀行都不夠格麼？理論上也太沒有根據罷。

假使關稅會議中提出關稅保管問題，列國問中國說：「貴國指定那一家銀行為代表呢？」中國代表率爾的答道：「這家銀行還沒有設立成功呢」。不僅外國人聽了要笑，只怕中國代表也不好意思說罷。

（壬）

再誌金案

總檢察廳檢察官翁敬棠氏對於金案又向總檢察長及司法總長提出第二次檢舉呈文了。他第一次的檢舉，係認外財兩長沈瑞麟氏與李思浩氏有觸犯刑律上外患罪之行為；他第二次的檢舉，係認前司法總長章士釗氏亦觸犯刑律上之外患罪，而與李沈為共犯。依照刑律，凡圖利自己或他人而議定不利本國之條約，俱足構成外患罪。翁氏以為金案協定，損害國庫達八千萬元之鉅；章氏於金案協定簽訂以前，不應擅集大理院及審檢廳長官出而審查，冀以此種審查為簽訂協定者增加保障，最後尤不應於呈覆臨時執政之呈文中，保證該協定「穩妥無疵」，並妄稱司法當事人員「意見相同」。翁氏以為章氏此等舉措，是損害國庫，圖利他人。

章氏對於金案協定之處置，是否構成刑事罪名，我們不欲申論。我們為避免觸犯出版法的條文起見，亦只好暫置不論。我們所要說的是：章氏對於金案協定的處置，無論如何，都不能不說是一種妄舉；因為那種處置，一面是強法院人員干預職權以外的事情，一面並不能為簽訂協定的人增加任何法律的保障。章氏在司法總長任內，類此之舉措尚不只一次。他對於賄選案最後之處置，他辦理大赦，也是一般言論界與司法界所痛惜的。

翁氏于提出檢舉呈文之後，即已請假赴津。甲寅週刊記者遂謂翁氏為「情虛畏罪」。意以為「在昔中人之主不戮諫官，共和自由之邦，甯傷檢吏」；如此虛怯，必係「別有情節」。我們覺得翁氏之請假赴津，謂之畏避權勢則可，謂之「情虛畏罪」，「別有情節」，則尚非事實之所詔示。中國就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北京也不是一個「自由」的都會；一個攻擊軍閥的新聞記者，既可被其駐京代表，白晝捕去，無人敢于過問，一個檢舉政府大員的檢吏，又焉能毫沒戒心？所以我們雖不以翁氏之規避為當，卻亦只覺翁氏之畏勢，而不覺翁氏之畏罪。

（雪）

安全保障條約

在過去的一百餘年中，法蘭西國境屢遭普魯士的蹂躪，所以法人仇恨德國和畏懼德國的心事，全國上下都是「百年一日」似的。前次四年餘的大戰，法國藉聯軍之力；雖能打倒世仇的德意志，以一洩百年來報復的積憤，但是德國的人口多，又都具有一種勇往無前的進取心，故法人雖在高奏凱歌的聲中，亦未嘗敢拋棄其畏懼德國的宿念，出席巴黎和會的英美代表，早已窺破此點於是提議聯合英美兩國的力量，以保障法境的安全。不幸威爾遜總統歸美後，此項保障條約，不爲康格雷所承認，而第一次對法安全保障的計畫，遂以無形消滅。但是法境不有一種特別保障不獨法德關係永遠陷于極不安定的危境，就是歐州全局也不免日在混沌的旋渦中，所以當時英倫國務總理魯意喬治又與法國總理蒲立央協議一種英法兩國互保條件，藉以緩和法國的輿論。但條件正在磋商中，蒲立央內閣又倒了。一九二三年由國際聯盟委員會的提議，有第三次互助條約的草擬，然因英國工黨政府的拒絕辛至毫無結果。去年英總理麥克唐諾爾與法總理赫立歐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理事會討論一種平和議定書（peace protocol），限制簽名各國的宣戰權。此爲安全保障的第四次運動，簽名者有四五十國，爲巴黎和會以來，最進步的安全保障條約。不料去冬英國突起政變，保守黨出來組閣，內政外交，一時均不免大受反動的影響。於是日內瓦國際聯盟理事會所草擬的平和議定書，又以英政府反對之故，卒爲所破棄了。至于這次魯卡諾（Locarno）會議的起緣，可說是由於德國的提議，由於英國的贊同。條約的內容

約分爲保障西部國境和保障東部國境的兩部。現在關於所謂西部國境的保障——在萊茵河沿岸，如法德兩國中任何一國無故受他一國侵略時，在保障條約上簽名的其他保障國，須協力援助被侵略國，以共同抵禦侵略國——據連日的外電，似已協議妥貼。但是關于東部國境的保障——德波間的國境——德國能否同意，還是大大的疑問。因爲巴黎和約所規定之萊茵河岸的國境，不僅關乎法國一國的生存，並且影響全歐和平的大局。德國政府似已見到此點，故現時對於西部國境的保障，祇好隱忍表示贊同。但是關於東部國境的釐定，德人久已公然表示反對。割取 Danzig 爲波蘭的出路，尤其所痛心疾首者。故此次保障條約，一并議到東部國境問題，除非有一種特別了解存乎其間，恐怕不易得到一個圓滿的解決。

（皓）

愛國運動

周鯁生

誰也知道，北京政府自始就沒有澈底辦理滬案交涉，貫徹國民要求的誠意和決心，誰也知道，英日帝國主義的勢力不是可以虛聲嚇退的。要徒靠着赤手空拳的幾百萬青年學生奔走呼號 宣傳

示威，來轉移軍閥，政府的政策，抵抗外人的淫威，明明是一個空想。在這次滬案中提倡或實際從事愛國運動的人們，大約淸點兒常識也都有的。但是他們雖然知道這種困難，他們却不因此就認定青年學生一切愛國運動的行爲全然無益，姑且不說這種運動之倫理的價值。他們贊成學生的愛國運動，不是說靑年學生的行動便可以直接壓迫北京政府及外國，實現國民的要求。他們是要借青年學生的運動作爲全國運動的倡導，因而鼓動全國各種社會，使之發生國家感覺，受點刺戟，一致向着同一個目標進行。於是起初限於青年學生的運動，可以轉而變成國民的大運動。在這種國民的運動之下，麻木不仁的政府也許有所感動，或至少也有所畏而不敢不動；而橫蠻的外國政府遇着我國全國一致的抵抗，也許有不能不退步的勢子。

最不幸的是這次一時如火如荼的愛國運動，中間因爲軍閥的壓迫及其他內部外部種種原因，漸漸的衰落下來，現在似乎成了强弩之末。雙十節北京天安門的大會，也開不成，實則大家好像對於這種大會，也不感十分的興會了。而在他方面，則滬案交涉至今可說毫無進步；外國對於北京政府的交涉，置之度外：北京政府對於人民的呼籲，也就置若罔聞。無怪人說，這次滬案的愛國運動，全國三四百萬青年求學光陰上之犧牲，絲毫沒有實際的效果。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想見，必定有許多原來熱心愛國運動的人們因失望而灰心；又必定有許多向來對於羣衆運動無同情，尤其對於這次滬案的學生愛國運動懷疑慮的人們，自詡其先見之明；而且向來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義的北京政府的外交家，也必定更覺得民衆運動不足畏，他們可以安心過他們的平和的官僚生活，不必再爲滬案交涉左右做人難着慮了。

然而平心論之，這次滬案的愛國運動，雖然至今尚沒有得到實際的有形的效果，可是至少可以說，我們依這一番國民對外的動作，得到精神的勝利。就是實際的效果，現在雖說看不出來，但是滬案這宗公案尚未最後了結，我們還應當繼續以前的工作；而如其堅持下去，滿足的解決，也未必全然絕望。滬案是何等重大的事情，中國人心未死，我們還是要繼續的督促政府和關係國嚴重交涉，不能任他們敷衍了事的。

我們是相信中國國事的解決，最後總要靠民衆勢力的；我們並且相信今日的青年學生實在是居於領導或至少掀起民衆運動的地位。像中國今日政治混沌，人民教育不普及的社會，青年學生的政治運動是不能免的，而且並不一定是不好的現象。我曾經說過，在政治不進步的國家社會裏，「在民衆中，學生是比較有組織的團體，容易號召起來。尤其在那些工業不發達的社會，大羣民衆聚集的場合，接觸的機會很少，不能發生共同利益觀念，不能組織共同行動。加以在警察勢力之監視下，一般民衆集會結社失

其自由；惟有學生爲日常互相接觸的分子，他們集合的自由較多。」又就智力上說：「學生在民衆中是比較的有智識的分子，他們比較的有政治的自覺心，對於國事比較的關心。假若想到在我們全國中讀新聞雜誌最多的人，還是學生社會，便可知道學生之常常做政治運動的先鋒毫不足怪了。」（本週刊第一卷第廿二期靑年學生的政治運動）並且學生在社會裏面，總算是比較的有閒工夫而無牽掛的分子：他們沒有職務上的阻碍，沒有經濟上的壓迫；他們一拋開學課便可大膽的無顧慮的，以全力從事於宣傳示威及其他種種愛國運動的工作。試看五卅慘案發生，不是學生們首倡抵抗英日，誰有工夫去做這種犧牲的運動呢？商人要做他們的生意，農人工人要做工，其他職業階級的人都忙着他們日常的事務，至於一般紳士官僚，和無業游民也有他們私事忙着，更不用說。沒有學生做愛國運動，恐怕誰也不想到去管這種閒事。這次若不是靑年學生出來奮鬪，國民愛國運動必然鬧不起來，恐怕帝國主義的人爲所欲爲，滬案早已了結，而且中國政府反要對關係國倒賠不是，反要給外人以損害賠償咧！想到這層，我們便可以知道這四五個月的愛國運動，三四百萬靑年學生的學業光陰的犧牲也不是全然白費了的。所以從國民的見地看來，我們不但對於過去學生愛國運動的效果，不能一概抹煞，而且對於將來這種運動的進行，也不要絕望。

不過從事愛國運動的靑年學生，也應當對於他們行動的方法和範圍有相當的覺悟。第一，他們的運動，必須眞是與國事有直接大關係的運動。若是把許多與國家安危無直接重大關係之事也當做愛國運動去做，不但消耗靑年學生的時光，而且不免反而失去社會的信任心，減殺眞正愛國運動的効力。第二，從事一種愛國運動，須得對於那個運動的性質和目標，有個明確的了解。對於關係的問題不細心去考究，徒然盲目的衝動的跟着大家吶喊，也不是眞正愛國運動的態度。比如在這次滬案愛國運動中，許多人並不明白究竟他們自己所爭的是甚麽，他們同時提出種種歧異而且甚至矛盾的條件出來。這就是由於從事運動的人們，不肯對於他們面前的問題，細心攷究。自己沒有明確的方針，又如何能領導羣衆呢？第三，愛國運動的行動也須有一定的限度。過此限度，而爲不必要的犧牲，便是愛國運動的惡化。比如有些活動本來可委諸少數人一時的工作，就不必牽動多數人永久的學業。學生偶然定期的罷課以爲抗議的表示，或示威的行動，固然有時是必要的，然而一般的無限期的罷課，以從事於校外活動，究非得計。愛國運動不過是一時的行爲，造就學問，畢竟是國家百年之計。內外政治事變起伏無常，我們不要爲着一時的政治社會的變動，看過了社會永久的需要。在必要之時，我們固然可以不惜犧牲學業以救國，然而在通常的場合，於可能之限度內，應當務令愛

國運動不妨害求學之目的。這些話也許是老生常談，可是在愛國運動之狂熱中，一般青年常把牠們忘記了。所以我現在就論愛國運動的機會，在這裏把牠們重述一番。

一個月在蘇俄的所見所聞

仲揆

在這一個受帝國主義蹂躪的中國，我們當然歡迎由反帝國主義的蘇俄傳來的消息。可是現在一班的人神經過敏，總疑惑那傳來的消息染了紅的或其他的顏色。我在俄國的時期正短，與俄國各種社會，接洽的機會也極少，要勉强談俄國的情形，恐怕比那些好事的外國人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北京住了三天半，大談中國差不多了。但是我自己覺得沒有帶著眼鏡，或者那走馬看花的印象，也可供供參攷。

我這次旅行大部分的時間費在鐵道上。 而且一條西伯利亞的鐵道是往西歐的要道。所以我想那鐵道上的經驗值得約略的說一遍。我們現在由北京動身第一件事就是要到中國外交部和俄國使館辦護照。護照辦妥了纔好買車票。車票有兩種買法：或者沿途下車在各車站分買，或者在通濟隆（Thom. Cook.），萬國寢台車公司（Wagon lits）等處買通票，由北京一直可買到滿洲里。第二法較爲方便，不過沿途換車，還要另買臥車票。臥車票在賣通票公司也可預買，不過有許多人的經驗，都證明他們靠不住。未到滿洲里以前要換車三次。頭一次在奉天，第二次在長春，第三次在哈爾濱。在京奉線上一切的情形，還是中國樣子。到了奉天的新站，整個的景象，變成了日本。由奉天到長春祇能用日本鈔票。長春的街市幾乎完全是日本的世界。南滿鐵道到長春就止了，由長春改乘中東線到哈爾濱，世界又變了。我們聽說中東路是中俄共管，但是車上祇見俄國人，連火車時間表都是全用俄國字，我們不能不疑惑所謂共管者，到底是怎樣一回事。由哈爾濱換車到滿洲里仍是中東路的範圍，不過俄國味兒更大了。沿途換車的地方都有客棧，車站附近較爲潔淨的客棧在奉天和長春有南滿鐵道會社辦的 Yamato Hotel 在哈爾濱有中東路辦的Grand Hotel 由北京到哈爾濱共兩晝夜，由哈爾濱到滿洲里共一晝夜。

滿洲里是一個極小的鎮市。那兒作小買賣的商人大都是俄國人。據說也有小客棧。現在駐紮有幾百名中國巡警。內中還有雇用的俄國人，紅白不等。滿洲里以西約十七里，有一條極淺的壕溝，那就是中俄的界線。由東來的客人在滿洲里改乘俄國車以前，須經中國與俄國稅關的檢查。俄國方面檢查極嚴。旅客攜帶的衣服皮鞋等件，至多不得過三套，否則難免不被俄國稅關收沒。總而言之，西伯利亞車中隨身攜帶的物件。不宜太多，如有大件的行李，最好是在滿洲里買行李票，直接運到莫斯科。

在中東路一帶，中國官廳雖有明令禁止用俄國貨幣，實則俄國紙幣，通行無礙。往俄國去的旅客，最好是在北京或哈爾濱的遠東銀行(Dalbank)，或者滿洲里車站內所設的兌換所換蘇俄的紙幣。

由滿洲里可直接買票到莫斯科，或者先買票到赤塔，然後由赤塔再買票到莫斯科。無論取那一種辦法，在赤塔總非換車不可。俄國的火車普通分爲三種：一種名叫硬車，與三等車相當，又一種名叫軟車，與二等車相當，第三種名叫臥車，與頭等車相當。等級的名目雖然不存，有錢的大爺們，還是舒服的由滿洲里到赤塔。現在祇有軟車和硬車白日沒有飯車，晚間也沒有被氈。沿途買食品的地方也極少。所以在滿洲里動身以前，關於充飢禦寒的東西，應該有點準備。否則那十五六個鐘頭的旅行，難免不吃苦了。

過滿洲里以西第一個車站名叫 Machkovskya 。地方雖小，在一般旅客看起來，却是很重要的一個地點。因爲所有出進俄國的人都在那裏被俄國官憲檢查護照。護照逾期一兩天或者有其他不甚明瞭的地方，老實不客氣，就要被他們扣留。扣留以後，那無限的麻煩更不用說了。中國的小商人，被俄官扣留，一羣一羣送到赤塔懲辦的，聽說不少。

由赤塔到莫斯科每星期有兩次通車。每次列車都備有臥車，軟車，硬車，飯車。車上的設備，至少有一部分已恢復歐戰以前的狀況。不過自從革命以來，全俄的精神極爲發達。一般俄國人都不願意說外國話，或者不懂外國話。所以從前用德法語說得通的地方，現在有許多弄不通了。凡屬走這一條路的人，最好是學幾句粗淺的俄語。能說出幾種食物的名詞和金錢的數目就夠了。

西伯利亞的旅行，無論就那一方面說，都沒有多大的趣味。除了貝加爾湖的沿岸和烏拉爾山脈的南麓有點好水好山外，其餘沿鐵道各處，都是一片荒凉。我們在火車裏所看見的景象除了森林便是曠野。跑過了曠野，又是森林。由赤塔動身，如是的經過七晝夜，纔得到蘇聯的首都莫斯科。途中雖經過幾個較大的鎮市，如伊爾庫士庫阿姆士庫諾波尼可來府士庫夜加特林堡等處，在工商業上究竟無一處說得上繁盛兩個字。

由北京到莫斯科的情形，大概如此。如若有人要往西歐去，現在有兩條路道可走，一條就是乘火車到里嘎（Riga）由里嘎再換車，不過兩天的工夫可到柏林。因爲蘇俄和波蘭的感情，現在不見甚好，所以經過瓦爾索(Warsaw)的那一條路，現在不容易走通。再一條路就是乘飛機走空中由莫斯科到栢林，祇要十七點鐘。不獨穩當並且旅費與頭等火車差不了許多。到西頭去的旅客在莫斯科大概都住在Hotel Savoy,因爲各國的領事都在那裏，凡關於辦護照的手續，立時可以辦完。其餘關於旅行的詳情在莫斯

科儘可到Dereutra等票行去打聽。

今年恰好是俄國科學院自成立以後經過了二百週年的年份。所以蘇聯政府趁了這個機會，一方面着實做一點建設的工夫，一方面對於國內國外無論敵人或朋友，儘量的宣傳他們的目的，就是要使世界上的人知道蘇聯政府不是專門搗亂，他們的本領不止於破壞，並且還能建設。他們因為政策上的關係，從前雖有多少事對不住所謂智識階級，可是他們對於學術是有十二分的尊敬。所以儘管有許多人餓着肚子，政府裏毅然拿出了兩百萬盧布來做科學院的二百週年紀念會。開會的時期是由九月五號至十五號，但是有人說他們已經準備了五個月。不獨許多圖書館，陳列館，試驗所，一律從新裝飾，就是那自從革命以來零落不堪的街道房屋，也受一次大大的洗刷。因為這一次舉動的規模太大，五個月的準備完覺得不夠。我在開會前兩天，已經到了莫斯科。我還記得那時候還有許多人正在那裏洗刷大街上的房屋。莫斯科大學校舍的外面祇新了一半。許多民房內部的清理收拾，更來不及了。

俄國科學院的本部設在列寧城（即前聖彼得堡。）其中大小共有三十多個分院。一切的設置規模確實不小。其中最著名的部分恐怕要算人類學陳列館，物理算學院；礦物陳列館，地質陳列館，動物陳列館，生物學院，生理試驗所，科學圖書館，亞洲博物館及圖書館，陶爾斯泰陳列館，勃西坑齋，科學院印刷部等處。此次的展覽並不限於科學院自身，其他在莫斯科和列寧城的一切學術機關都有相當的準備，以便國內外的人士的賞識。

這次紀念會分為兩段：前五日在列甯城開會，後五日（其實祇有四日）在莫斯科開會。大部分的時間都費在參觀各種學術機關或科學的及美術的陳列館。正式的集會在列甯城一次。在莫斯科又一次。當時宣讀的文字，我們覺得祇有兩篇是直接與科學院有關係的。第一篇是科學院的永久書記歐登堡（S. d'oldenburg）講述兩百年來俄國科學院的經過。第二篇是某院員講述俄國科學家在科學上的種種貢獻。在會場除了幾句形式話及帶有宣傳意味的演說用法語而外，其餘一概都是用俄文，這是我們外國赴會的人最感困苦的地方。

自從革命以來，俄國人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政治上，與政治無直接關係的種種科學問題，當然沒有工夫過問。所以那不關痛癢的科學家，在社會上也沒有人過問。他們為生活問題所困，每天求吃一頓飽飯尚不可得，我們怎樣能怪他們這幾年來在科學上沒有什麼重要的貢獻？況且無論何種機關，都帶着政治的色采，因之就是純粹講學，也似乎有許多地方不能十分自由。雖然情形如此，這幾年來俄國的科學並不是沒有進步。比如在地理物理學(Geophysik)方面，有一兩種有價值的發明。尼基縛羅夫氏（P Nikiforov）近來在科學院新計劃一種方法測量重力的變更，結果

頗佳。人類學、地質學，鑛物學的材料，近年來採集也頗不少。他們對于實用的科學彷彿特別的注意。

近來因爲蘇聯政府根基漸漸穩固，他們一方面持一種進取的政策，一方面要做門面，確實想先在學術上做點工夫。所以調查隊已經向各方面活動。就我所知道的，已經有一隊到 Saratov及Simbirsk附近，研究有史以前Wolga流域居民的文化。又一隊到Daghestan調查當他的語言，建築物，及製造品等類，又一隊到Krasnokoshaisk, Penza, Sarapu 等地方調查芬蘭人的情形，更有一隊往Yakutia 地方研究土人的體格及各種傳染病傳播的情形與夫該地女人體格衰敗的原因。這都是關于人類學一方面的事。還有許多的調查隊到中亞細亞、天山北路Ferghana 蒙古，新疆，等處調查動植物及礦產的分配。

這次赴二百週年紀念會的人大約在八百人左右。外國的代表共有七八十人。德國人最多(大約有十三四人)其次算意大利，大約有八九個人，英國有六人，法國約有五人，美國四人，土耳基大約有三四人，印度一人，日本五人，蒙古國兩人，西藏聽說也有若干人，中國一人，其餘東北及東南歐各國都有若干代表。

我們未到俄國以前，往往聽說蘇俄政府對于一般智識階級的人，常格格不入。據我們這一次浮面的觀察，兩方面并不是絕對不能合作。不獨如是，有人告訴我說，此次大會的計畫，完全由莫斯科政府布置，科家院方面絕對的服從命令。[illegible]在私人[illegible]，不知不覺有時叫苦連天，比如說出生活程度太高，凡屬[illegible]勞動者現在每月祇有五六十元的薪水連大學教授的子女不准入[illegible]受教育等等苦痛的話，然而一想起聽話的是外國人，又恐[illegible]G.P.U.(總監察機關)在旁，立時改變論調說現在破壞的時期已經過去，政府和人民大家都已着手建設。這一個 G.P.U 真有[illegible]上的權力，也有無上的能力。提起 G.P.U 來俄國沒有一個人不怕的。蘇聯政府能夠造出這一個萬能的機關，無怪乎 Kremlin裏面的八九位先生，能痛痛快快的做出一個勞工的專制。

現在蘇俄政府一方面得工人和農民的歡心(特別工人的歡心)，一方面對於反對者不惜用極嚴厲的手段。那一般無組織的人民就是對於現在政府不十分滿足，也沒有辦法。况且性命要緊，[illegible]故的吃一顆彈丸下地獄，不如留一條命在世界上少吃點麵包，[illegible]穿點衣服。所以現在俄國的秩序沒有問題。倘若今後共產主義[illegible]實行上漸漸變了形式(現在在莫斯科和列寧城已經有了不少的私產，據說商店有百分之八十已經都變成了私產。)並且政府能[illegible]續從前的政策向外發展，那末乘着當今盛行的全俄精神 國內至少有一部分不滿意的也可滿意；國外有許多亡命，也可回國供職，在我們這倒楣的中國看起來，那現在彷彿可親的俄國 還是可怕。

現在一般的俄國人對中國人的感情 確實很好。他們政府裏的人對於中國國民黨的黨員猶其要好，對於共產黨，更不用說了。我們聽說在莫斯科的東方大學有六十名中國共產黨學生。他們吃的穿的用的都由俄國供給，但是行動，通信，也許連思想，都不能自由。我在莫斯科幾天極想和他們見面，始終沒有法子。

科學院二百週年紀念會開完了。我們在俄國沒有特別事可幹。蘇俄當局也不願許多外國人到處看見一些不應該看見的東西，所以我們祇好大家收拾行囊，承他們的種種照應，快快的去出蘇俄的國境。

蘇聯事情之研究與對蘇聯政策之研究

陳啓修

新從俄國回來的我，最感覺痛苦的，是見天要說許多同樣的話，關於蘇聯事情的話 因為我的朋友知道我是在俄國一年專門研究蘇聯政治經濟的事情，因為他們知道我比較別人多一點研究的工具，因為他們在現在的反帝國主義空氣和反蘇聯空氣互相摩盪，兩方的主張者都盡量醜詆毒罵幾乎離開本題，專作人身的攻擊的時候，感覺得有根本研究蘇聯實情的必要，所以他們見著我必定要問，我遇問，在友誼上必定要答。這樣的問答在我不但消耗了許多時間，而且感覺得許多重複說話的痛苦。在這裏，現代評論的記者和晨報記者都勸我把這些事情寫出來，他們替我發表，使朋友大家共看，免得說重複話。我想這倒是很好的方法，不過做文章也是件苦事，而且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所以雖然答應他們，一直偷懶到今天，才動手寫。所寫的或在現代評論發表，或在晨報發表，看臨時我會着那一邊記者，就送給那一方面。好在我每次寫的，都是總問題中一個單獨的問題，本來是不妨載在二種報的，我今天寫的，就是這種問題的第一個問題，是這種問題的一個楔子。因為蘇聯事情這問題，在現在的空氣之下，最容易使人離開客觀的觀點而動主觀的感情，所以這個楔子是必要的。

蘇聯事情之研究和對蘇聯政策之研究狠明顯地是以不同的東西為研究對象的。固然對蘇聯政策的研究有時不能不依蘇聯本身情狀如何而有變動，然而究竟他的對象的主要部分不乎此（詳見後）。不但在研究本身理論上這兩種研究可以分開，而且從研究的目的上說也應該分開。因為在研究蘇聯事情的時候，若夾雜對蘇聯政策的研究在裏面：就難免因利害及愛憎之念蒙蔽了觀察的確實，同樣在研究對蘇聯政策的時候若夾雜蘇聯事情的研究在裏面也難免因某一部分或好或壞的情狀而不能真正明白利害的全體，而愛憎也就隨之不得其正。還有一層，這兩種研究對象的劃分，在現在凡說蘇聯狀況好者每被指為親俄派，凡說蘇聯狀況壞者每

被指爲反革命派的一般空氣中，也是免除所謂的枝節的辯論之一法，因爲這樣才可以免得論旨不明之弊，才可以明白蘇聯狀況好也不必歸結到親俄政策，蘇聯狀況壞，也不定要排俄的道理。

蘇聯事情的研究應當如何呢？第一應當照一般社會事象觀察法觀察全體不觀察部分，若不能直接觀察，則間接的觀察材料的出處，一定要是普徧的，或至少是關係大部分的，然後才可下概括的結論而不誤。這個道理是狠明顯的，可是曾被人忽視。舉例說，如英人羅頓的黑暗地獄裏的俄羅斯（據晨報）裏面所說就是拿俄國一部的莫斯科，莫斯科的一部的被壓迫階級（指在俄羅斯不屬於工農階級的階級），被壓迫階級中一部分的某某人的生活狀況或其所述，來概括全體，那是不正確的。

此外許多英德法文著述裏面的俄羅斯也十分之九是寄居德法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的一部分的俄羅斯舊支配階級新被壓迫階級所說的。研究者若據以爲眞相，那就是違背一般社會觀察的原理了。第二應該明白時間關係。這個可分兩點：其一要明白某種現象的歷史的經過，必如此才可以知道他的眞意義。例如許多從俄國經過的人看見俄國乞丐非常之多，便引爲革命失敗之徵，這是對的麼？不對，因爲在帝政時乞丐更多，俄羅斯農民的三分一在當時皇帝和地主雙重剝削之下，是每年從秋末起就不得不變成所謂季節乞丐，靠乞丐所得維持生命到第二年開春再從事耕種的。所以單拿乞丐多和革命關聯起來說，事實恰是相反，是革命成功之徵！其二明白某現象是一時的或繼續的。例如許多關於俄國的記載都是革命當時或受外國干涉，實行所謂軍事共產主義（國人不明瞭軍事共產主義內容者非常之多，因而發生許多不正確的推論，以後當用專篇指出）時代的現象，若把當作現在的現象看，那就無異乎以法蘭西大革命時代的敘述斷定法國現在狀況；以小脚及辮子爲中國人之象徵（事實上歐大陸現在還如此）了！第三應該明白俄羅斯的在經濟上的特殊地位。這一點不明白，而拿通常的眼光去觀察，就難免獲得不正確的結論。俄國經濟在國內是實行國家資本的經濟政策，在國際是處於受列強的經濟封鎖的地位，而且俄國是根本上物質文明遠遜西歐的國家。因爲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政策，所以國家事業之壓倒私人事業，和商人階級之特負加重的租稅等都是他們求仁得仁的。因爲處於受列強的經濟封鎖的地位，所以俄國對外匯兌的決定是憑國權定的，不是依普通經濟原理定的，所以外國人拿外國貨幣在俄國使用是要感覺物價特別的高。但是若因感覺物價高就說俄國人民生活苦，那就錯了，這個錯和因法國對外幣兌匯率非常低落外人在法感覺法國物價狠賤生活狠易過，而說法國人民生活安逸，是一樣的大錯。因爲俄國本是比較西歐經濟落後的國家，所以若因俄國文明的設備和社會表面的奢侈遠不及西歐，就說俄國快完了，不值得中國人研究，那

又是錯了。第四要懂得俄國政治特況。俄國在名義上是農工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工人階級專政。專政自然是和德模克拉西相反的，所以在俄國由政治上說有兩件事最奇特：其一找不到普通民治國家裏面所謂一般的自由權利如言論出版集會自由權等，其二，找不出普通的選舉權：他們的選舉的內容是每選舉產業區域內選舉人團體如工 會農會或共產黨擬定當選候補人， 然後開大會討論，指名詢大衆某人是否可以通過，通過者就算當選。這兩件事完全是由農工專政而來的當然的結論。然而有許多人因爲不明白俄國特殊政情，就被他嚇倒了。其實法西斯特意國的無自由和只選黨不選人的德意志新選舉法也同樣是救正民治政治的弊病之試驗的方法，歐戰以來，政治上的新怪物多着哩！

其次，對蘇聯政策的研究應如何呢？對蘇聯政策是國際上的外交政策，所以第一應當研究的，就是國際政治形勢，政策的決定要看這形勢如何。英國在法國用武力佔據羅爾，法國勢力席捲歐大陸的時候，首先和蘇聯恢復外交關係；法國在道威斯計畫決定，英美勢力傾動歐洲的時候，反而承認蘇聯，都是一些好例。第二當看本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日本對美國，十年以來無論國際政治形勢如何，總是處於被美國威嚇的地位，所以爲對美計，爲收買重油和鞏固背後大陸方面的接濟起見，不得不與蘇俄修好。第三，要看本國經濟情狀。英國一方面需要蘇聯廉價的食糧，一面要想向工業不發達的俄國，輸出工業品；日本一面需要俄國的煤油和木材，一面要把自己不大精緻的工業品消到文化程度比中國還低的西伯利亞去；所以英日二國，不得不拉攏蘇聯。第四才講到對手國的政治情狀，看對手國政治是否安定，他的政治上的主義，是否於我有碍。以上四點是研究對蘇聯政策時通通要顧到的，對蘇聯政策的決定要看在這四種觀點上利害的多少，因爲外交政策原是以利害爲標準，說不上什麽利害二字以外的好感或惡感的。拿這四種觀點，研究中國對蘇聯政策，應當得如何的結論？這個問題狠複雜狠纖柔，以後當作專篇討論，此處我敢斷言的，就是中國人討論中國對蘇聯政策的，從來都不能兼顧着以上四點，所以他們的結論，無論是拼俄或親俄，都是沒有充分的根據的。

總結起來，說下面幾句話，作爲這個楔子的結論：蘇聯事情的研究和對蘇聯政策的研究應當嚴密地分開，前者應該顧到全部性，時間性經濟狀況及政治特況，後者應該兼顧着國際政治形勢，本國國際地位，本國經濟情形和蘇聯政治狀況。

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

擘黃

（敬惜字紙之新方式）

凡非過度悲觀的人都能見到今日中國的學術界比二三十年前的確已經有了大進步。這件事實固然可以給我們希望與銳氣，使

我們奮勇向前。但大下事不是專靠樂觀勇氣可以成功的；必定還要時時回顧，時時反省，找出自己的弱點與現狀的缺陷，才可以逐漸改進，以期達到比較圓滿的地步。簡言之，我們對于學術界，既有了必需的樂觀與勇氣，又須能設「愛而知其惡」。我們本着這稱動機，舉出今日學術界的不能使人無憾的三事。

一曰重書本而輕實物也。 西洋一個學者的名言是：「研究自然而不研究書本。」這個道理當然是容易懂的；因為研究自然，可以得到關於世間事物之直接的知識；研究書本，不過得到別人的知識——這種間接得來的知識，難保不有好些別人的迷誤羼雜在內，因而不能視為眞正的精確的知識。縱然都是精確的，其分量也極有限；并且我們不能從他找得新的直接知識。

中國今日學術界的趨勢，似乎恰恰與這位學者的訓言相反。從來我們國人的心理，以為世間一切學問都在書本裏頭；所以普通稱有學問的人為讀書人。但到了今日，這種心理理應完全改革了；不料不特不改革，而且有「變本加厲」之勢。好些學生誤認誦讀化學教科書為研究化學，固然不必論了；而好些學者教授的言論行為也實有使學生不得不作如是觀的特點。這些特點中最顯著的是把國學的價值估得太高。作者自信不是輕視國學的人；但他以為國學的探討，無論如何重要，如何有意義，萬比不上自然（包社會在內）的研究、因為現在所謂國學的材料，都在書本上頭、是間接的知識；他的價值，斷然不能超過直接的知識。今日的學者還有以墨經「臥，知無知也」為心理學，「化：若鼃為鶉」為物理學的；這與科舉末年的人士以亢倉子「鍊雲生水，鍊水生氣」為化學，豈不是一樣犯了迷信書本的毛病嗎？今日有些經費充足的學校，不先辦理化研究所或生物研究所，而先辦國學研究所；大約也是以為線裝書一定比電流鑪錠棉花黃牛等類更值得研究的心理之表現。我們並不忘了有些學問，如歷史學，音韻學，線裝書也是他們的直接的材料；但這些學問不過是今人所謂國學之一部份。并且就是治這些學問，也不可過於重視書本。歷史學不能不重視古物發掘及研究；音韵學不能不重視鄰國的漢字音讀及國內方音（也是實物）的比較。今日的這兩稱學問，似乎也有偏重書本的傾向。

更有甚者，竟然有人說今人不重視國故（此未必是事實）是人心世道之憂，或說平天下（說者之意包西洋各國在內）之道都可以從國故裏面找得來，好像線裝書以外沒有什麼問題，沒有什麼知識一樣。這難道不是重書本而輕實物的老脾氣吧！我們並不否認古書中含有好些精理名言——尤其關於人事的。但若說由古書去整理出這種知識的事業比直接研究自然界的現象（包人事）的事業更重要更緊急，那末，我們就「期期以為不可」。「整理國故」，不過是學術全體中之一部份，並且不是最重要的部份。我

們千萬不要把一棵老樹認爲森林；否則我們連這老樹本身的地位都要誤會了。

二曰重編譯而輕研究也。　不久以前，有人著書鄙笑日本人于學術祇能稗販遠西，不能自己恢彍。但就近年的事實看，日本人于醫學及他科上曾有幾個狠重要的發見。就單論我們所最以自豪的國學研究，日本人的成績也斷然可以與我們爭短長。這些事實，不特證明日本人不是單能稗販的，並且證明稗販他國之長是任何國的學術發達史所必有的階級。因爲這個原故，我們並不輕視編譯這件事。爲什麼呢？因爲編譯是稗販——說客氣些，就是輸入——他國學術的一種重要工具。（就是極守舊的人也不應該以稗販遠西爲恥：因爲晉以後中國的文明豈不是許多方面拜過近西——我們意指印度——之賜嗎？近西遠西，又何擇焉！）

但稗販固然是必經的階級；然而若一國的學術專靠稗販，當然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由稗販進而爲研究，才有學術可言。我們今日不應該停止稗販的工夫——其實無論學術怎樣發達的國族也不能停止此種工夫，否則就是自殺——但決不可以稗販自足。目下國中的趨勢，似乎專重編譯。學術界中的個人或團體多數以編譯單行本或叢書爲滿足，對於調查研究方面極少與以相當的注意，實不免使人失望。許多學者因爲生計困難或設備缺乏，不能做超過稗販的事業，還是情有可原；而國家方面也祇聞有人倡設編譯館，沒有人倡設研究院，一若我們還活在京師同文館與江南廣方言館的時代，豈不可怪。近年中國科學社在南京辦了一個生物研究所，一般社會「熟視無覩」；而自然科學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乃因日本的帶了令人懷疑的動機的議設而惹起一般人的注意。這豈不是我們不注重研究的明證嗎？

所以如此的原因，與上段所說的趨勢有密切的關係。這種重編譯而輕研究的傾向，正是與重書本而輕實物的傾向并行的。大家以爲一年多出了若干本新書，就是學術的進步。最高的論調不是說新出的書缺乏了充分的研究作根據，只是恨這些書的文字未盡雅潔：這難道不是輕重倒置嗎？

三曰重文字而輕思想。　論人當然以『文質彬彬』爲理想；『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但不得已而擇于斯二者，甯野毋史。所以就是單從『郁郁乎文哉』的周道的孔子還說如用禮樂，甯從『野人也』的先進。論人如是，論文何獨不然。因爲文字不過是形式，媒介，工具；假如思想已經充分地達出，文字縱然「野」些，也無關得失；其未至于「野」的，更無論了。莊子說：『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篇）：是看透這個道理的話。

八股家無論遇着什麼題目，無論他實在有沒有話說，都可以

做一篇文章；不特有字無意思的題目可以做文章，乃至無字的題目（如「子曰」上的圜）也可以做文章。這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也不妨何一爲之，藉見巧思。然而從普通方面看來，不能不說是誤筌爲魚，誤蹄爲兔，「可憐無益費精神」了。我說這話，大家恐怕不免以爲「這種道理，到今日還待你來說嗎？」但我以爲這個話並未曾過時，因爲今人重文字而輕思想的程度，並不減于八股時代。

假如一篇文字是屬于文學的，或者文字的體制可以發生問題：因爲文學是多少注重形式的。但就是一篇文的文學性質，與文體也未必是有一定的關係。德文，大家多以爲是極生硬的文字；然而葛特，叔本華的文章何以又那樣優美。可見任何文體（當然除野蠻人未成形的語言文字以外）都可以有文學的性質。

至于主旨在于達意說理的文字，與文體的關係尤其微小。不特用白話文可以；假如作文者只要福州人看這篇文章，就用福州話，只要甯波人看，就用甯波話，也都可以。現在有好些人還是把文字方面看得那樣重要，談政治，評時事，也要硬塞一兩個用不着的古字，橫插一兩段講不通的儷句，甚至「削足適履」，本是散句，也要矯揉使成駢語。我們若是說這些人未脫八股家的習氣，斷然不能視爲一句刻薄的話。這種重文字而輕思想的習氣，與上文所說的兩種趨勢——重書本而輕實物，重編譯而輕研究——顯然是出于同一根源。

嚴譯甄克思社會通詮說：

「吾黨生於今日，常若以文字爲等閑。不知方古之時，文字始作，民視文字，理同神明；其於書契，猶今愚民之於符籙。…………昔有西醫，行其術于印度南境。病者得其方紙，輒佩之以爲已足，不於肆配藥也。是知化淺之民，莫不敬恪文字；但使其文見於古冊籍中，即宜頂禮崇拜，敬受奉行，而其原始之所由，則固非其慮所能及者矣」（國家之議制權分第十二）

嚴氏譯此段後，加以按語云：「於敬惜字紙，足以覘民智之程度也。」今日學術界之重書本而輕實物，重編譯而輕研究，重文字而輕思想，其敬恪文字的程度，難道還不是和佩方紙與敬惜字紙的人一樣嗎！假如我們國人不趕快徹底地破除這種對于字紙的迷信，中國學術的前途雖然未必至于絕望，至少也要多了不必要的四五十年的遲滯——須記着我們的學術（包書本上文字上的學問）比較人家還差得遠呢！我們若再不向實物，研究，和思想上用工夫，恐怕要永久落人後了。

附白：作者並不以爲他自己完全超出本篇所針砭的各種趨勢之外；所以本篇並不一定是單單責備旁人的話。

（十四，十，四。）

閒話

西瀅

滬案差不多無形的解決了。在那裏淌兩行眼淚，抹幾把鼻涕的固然不是沒有人，可是大多數人的心目中似乎已經不會有過這麼一回事。那少數沒有忘懷的志士們痛罵政府的也有，叫外交總長辭職的也有，可是我不免代政府和外交總長叫冤枉。政府本來就是那麼樣的政府，他們做的事正是我們預料他們做的事。要是他們把事情了結得很體面，那才奇怪呢！至於外交總長更不用說了；你們明明知道他是個可憐虫，却不早請他走路，難道也算是他的不是嗎？

那樣的人民只配有那樣的政府，這句話是不錯的。三個月前那樣慷慨激昂的宣言，痛哭流涕長太息的通電，都爭着做政府的後盾。現在這許多後盾都那裏去了？也許我們的政府別的方面不濟事，人民的心理方面却是極有經驗的，他們怕說硬話就因為怕回過身來的時侯那班高聲呼打的都已經溜掉了。無論如何，這樣的人民只配有這樣的政府。

其實那高聲呼打的已經是好的了，其餘的老百姓還在那裏睡他們的覺。中國人實在沒有什麼夠得上叫民氣，現在有的不過是些學生氣。學生固然也是民，可是他們只不過是一千分，一萬分裏面的一分。他們儘管鬧他們的，老百姓依然不理會他們的。所以外國的民氣好像是雨後山澗，愈流愈激，愈流愈寬，因為它的來源多。中國的民氣好像在山頂上潑了一盆水，起初倒也「像煞有介事」，流不到幾尺，便離了目標四散的分馳，一會兒都枯涸在荊棘亂石中間了。

✽ ✽ ✽ ✽

中國的智識階級和老百姓非但隔了一道河，簡直隔了一重洋。你們儘管提倡你們的新文化運動，打你們科學和玄學，文言和白話，帝國主義有沒有赤色的仗，他們悟善社同善社的社員還是一天一天的加多。有一個新從安徽回京的朋友談起一件事，很可以表示中國的國民有沒有出中古時期。

二三年前安徽的霍邱來了一個河南美少年，自言有一個仙狐跟隨他。這仙狐不肯顯色相示人，可是聲音是可以聽得見的。每到黑夜到牠的壇前去焚香禱告，仙狐就可以判人的休咎，醫人的疾病。霍邱本是閉塞的地方，何況捧這美少年的是做過知縣的翰林，所以全城若狂，捐了二三萬金建造了一座極宏大的天狐廟。今年春天這美少年奉了仙狐到蚌埠，大受那裏軍政長官的歡迎。新近又從蚌埠到了安慶。安慶城裏的官紳也都拜倒在「仙姑」香案的底下。仙姑降壇的時候，全城的闊人，從廳長以下都上朝似的，聽講似的恭立在壇前。可是安慶城比不得蚌埠，更比不得霍邱，那裏是有「學生」的。一天晚上十個教育界的人居然也雜在官紳中間混了進去，每人袋子裏懷着一把手電燈。仙姑降壇還沒有

說滿三句話，一聲咳嗽，十把手電燈齊注射在壇後，大家看見的是……那個本坐在壇旁的美少年立在壇後，捏住了鼻子學女人說話。這出其不意的雷火把他駭呆了，他所以還是捏住了鼻子學女人說話，結果受了一頓打。打的時候，什麼廳長也溜了，什麼局長也溜了，什麼道尹也溜了，什麼監督也溜了，只賸了某縣的知事溜不掉，只好硬硬頭皮把這壇上的仙姑拿下來做了階下犯。

這種事也許在中國算得狠平常。中國的老百姓，中國的官紳本來只有拜在天狐壇前的程度。可是我們代受騙的人的身分設想，騙子應得稍爲靈巧些。在黑夜裏捏了鼻子說話就可以弄得舉省若狂的兩三年，那些官紳似乎非但沒有出中古時期，簡直還應當向斐洲的土人學些文化呢。

小說

副官

沈從文

這時房裏只有他一個人。

一間大辦公室裏，靠裏面那堵壁有個長方辦公桌，桌面蒙有四方花的白漆布，桌上除「文房四寶」外還擺了一座大鐘。兩壁掛了些圖表，記事冊。一張紅色圖旁，還有個掛衣鉤，鉤着一頂金邊套銀邊的軍帽。

今天輪到他的值日，他正靠到桌旁，對到那大鐘的下一截，借鐘上玻璃的返光，用兩個雙銅元很巧妙的扯取他嘴上的鬍子。這是無聊時的玩意兒，其實副官還只是二十來歲的人，鬍子縱有也狠細咧。

他把頭稍微一抬，看到鐘的白磁面，看到十二個羅馬字，看到一長一短兩根尖而瘦的針。這時兩針的尖端，正合併攏去朝上指。他知道時候到了，忙把鏡擲到桌上，走出辦公室。

「號兵，號兵，吹號！」

號兵大概正玩得熱鬧！站在門限上的值日官，焦急得快要罵出娘來發氣了，才聽到二堂上——

「嗟嗟啦，嗟嗟啦，底爹嗟啦！……」

一陣輕快急促號音。到第二拍初段將完時，又才聽到衙門前「統」的一聲，響了午炮。

他忙歸到辦公桌邊去，把點名冊攫到手，又借重大鏡的玻璃返光處，照了照自己儀容，見到帽子也很正，肩章也不歪，一切都整飭了，才橐地橐地走出辦公室。

這時的護兵，已都得到號音的指示，集合來到二堂下大坪埧內，經護目把他們「高的在前矮的在後」編成一根帶子一樣；成雙行一嶄齊立在院中了。護兵們身上，是一色灰綾布新夾軍服，半腰上又各束了一條皮帶。各人下巴間紅綾領章上，訂有兩個金色字；左邊是總，右邊是護。領字的金，帽花的金，肩上的金，以及當胸的黃銅扣子，都在太陽下耀眼睛的閃光。

護目見到副官出來時，發了個口號，于是大家一個二個立時就筆直起來。

喊了「稍息」後，似乎有幾個新補的，腰肩不由己的就出了，然而像筆管兒直的，到底還居多數。護目走進隊去，把一個正在用手擦眼睛還未大清醒的，打了兩個嘴吧，又輕輕的啄了那個領扣未扣的小護兵一下，才昂然走過副官身邊來。

「報告副官；一共四十六名；兩名病假，七名出外採買，實到三十七名——完了」。照護目報告時的精神看來，將來怕

不也是一個官！

護目于報告完畢時，在退下之先，霍的又把手舉起來，行了個軍禮。但副官却縐起眉毛，只略把頭點了一下。這似乎是副官一個絕好的復仇機會，因爲通常副官回公事到總座跟前時，幾多回數，總座却連正眼也不瞧呢！

于是副官把名冊打開，一枝短鉛筆在口角上一舔一畫的點起名來。

副官輕輕的喊着，喊到誰時，誰便重新立一個正，吸足氣大叫一聲「到」！

「周大元」，不見回答，副官加了點力又叫一聲「周天元」。好久不見回答。

「怎麼！你不剛說七名採買兩名病假嗎」？

護目見到那一雙縐到幾乎併攏去的眉毛，臉就紅了。「報告副官，秘書長才喊他去送公事」。這時護目兩手下垂，兩眼平視。如像上操時被處罰立正的兵一樣。

「護目拏來做甚麼的？」副官抬頭看了一下天空。適有一隊白叫鴿打着哨子飛過去，他想起了適間吹號的事。「叫號目察看今天是那兩個號兵值日，喊他來！」

「是，是，」護目去了。

把名點完，副官歸到他那辦公桌前，屁股貼上挨得發光的坐椅後，看桌上的鐘，那長針已移過III字，快要到打X的地方了。

「報告」，聲音起自室外。

「進來！」

隨副官「進來」兩字命令而進辦公室的是三位，三位之中有一個是護目。三個人臉部都緋紅，也許其他兩個小點的是因剛才吹號過于用力所致。副官明見到有三個人在桌前，却故意若無其事似的寫他的值日日記冊。

他昂起頭來，「喔！你倆今天值日——？」

「是」，兩人同聲答應，聲音很小。

「怎麼十二點鐘不吹晌午號？」

「棚裏鐘慢了，」這聲音怯弱的幾乎要哭。

「慢了，天天對到就慢了？扯你媽的謊！曉得又是到那里去睡午覺了。連職務都疎忽！」副官又看了看鐘，見那粗長針已豎豎的倒立，「爲我到外面太陽下去，站三十分鐘，等一點時才准走！」

兩個年青號兵出去了，剩了一個護目。

「你也把你那些護兵老爺——出外時，一點禮節不懂，比老爺架子還大，——管教一下，并不是傷天理的事！幾多鞋子踢起，肩章只有一邊，扣子不扣，像個什麼樣子！別人將會說「哪哪，這是司令部的副兵哩，」你看醜不醜？……你也應當放惡一點，當打是打，當罵是罵，若是一天到晚，但同到他們嘻嘻哈哈，恐怕——」恐怕爲什麼？因爲副官一時想不出適當字言，就不再做聲。

領了教訓的護目，立個正，一步一步走出去，值日官日記也記無可記了。無所抓弄的値日副官，只好把桌上兩個雙鋼子拾起來，將頭偏過去，繼續對着鏡上的返影扯他的細鬍子。

九月二十八日西山——北京

詩

紅蓼花

于成澤

紅蓼花開遍了池畔，綠樹陰裏再聽不見吟蟬——淺草地上，慢慢地舉步盤桓，只是陣陣地無聊，陣陣地心緒凌亂！整天地忙，整天地閑，盡在痴迷的煙霧裏駐足，有誰為我欣然？有誰為我可憐？

茫茫地似在海洋裏掉着孤舟；悽悽地似在寺宇中的佛殿後；沈沈地似在野甸裏的荒圻；森森地似置身於頽潑的園囿：隱隱地似入了沙漠中的海市蜃樓：

悽愁——偏在這網罟中迷戀不休！

悽愁——偏在這網罟中迷戀不休！這苦悶的漿汁，可幾時飲得夠?!

九，十．

通信

一封辯正的信

記者先生：貴刊四十二期所載劍公通訊的教授耶抑流氓耶一文，中間無端評謗到我和我們同學。「士可殺不可辱．」並恐杯中蛇影，以訛傳訛；使天下人對武大學生有不滿意的批評。所以不能不根據事實，加以辯正。

敝校石衡青校長對於敝校謀改進謀擴充，是全校所愛戴所盼望的。而黃季剛教授，亦國內以小學著名的學者。暑假前石對於黃聲明解約，其原因安在？我們當學生的不得而知，並且不能過問。但是為本身求學計，為留有學問的教授計，確實由我們國文學會開過幾次會一致議決挽留。並且要懇校長俯納我們的微意，下期續聘。

後來校長北上，此項問題——請石校長續聘黃教授的問題仍未解決；又國文系同學紛紛回籍，乃以此未了之公案委托我一人在校設法辦理。誰知函電屢呈，校長俱不作復，一面又受同學函詢情形如何？催促妥辦。於是在請總務長請各教授從旁疏通未見成功之後，乃有請敝校蕭董事長代為陳情之一函。茲錄如次：

「董事長鈞鑒：敬啓者，本校教授黃季剛先生，學術精深，為國內名宿，久叨洞鑑；主鐸本校，亦歷有年所。生等獲沾教澤，感慰方深。不圖校長石公遽爾聲明解約。生等為學業前途，所關甚大，曾屢次要懇校長，繼續延聘，俾黃先生不至他適；一為學校增光榮，一為生等培根本；情辭悖懇，尚未得校長之答覆，伏維董事長贊襄本校，不遺餘力。而校長石公亦以發展我校為職志，即祈政躬有暇，代將生等下情，轉致石公，期收一言九鼎之效。俾黃先生能為我校留，則感激於無既矣！肅此上達，敬候公安！武昌師大國文系學生謹上．」

附蕭復函如次：

「頃接大札，懇留黃季剛先生一節，足徵同學情殷，極為嘉慰！，容俟石校長回鄂時，再為面行商酌可也。此復，順頌日祉！」

我寫信致蕭的實在情形既如此：劍公說：「黃侃拜門弟子某並且呈請蕭耀南飭令武大挽留黃侃。這種借官廳勢力維持教授飯碗的辦法，或者事前未得黃侃的同意。但是黃侃又在蕭耀南的軍署內新謀得一個秘書位置。聽說他不是僅僅監羨秘書這個頭銜，是要借此恐嚇武大。若不請他回校，就要運動官廳，斷絕武大經濟的來源。」我本是武昌師大的學生。因為寫信致蕭是我，所以黃

侃拜門弟子的某劍公也是暗指是我。但是拜門非拜門還要劍公詳細調查或直接問問黃侃先生才確實知道。至於是呈請飭令，非呈請飭令，請看原函便知。至於所謂『教授飯碗』既能當大學教授，自然能夠本身維持，憑本身的學問能力去維持；用不著官廳勢力，更用不着旁人借官廳的勢力來替他維持。我們——至少是我，挽留黃先生，只要求他的學問，並沒有管到他的飯碗不飯碗。並且敝校歷來有難於解決的事體，莫不是請蕭董事長幫同解決的。如去年幘門請願，便是一個實例。假如我此次致函給蕭爲非，恐怕去年幘門請願未必爲是。再者，假如劍公所言『黃侃在軍署兒得一秘書位置……要運動官廳斷絕武大經濟的來源。』果然實現，不幸而言中，那眞是敝校前途的悲觀了。

世問事，合則易辦，異則難成。中國南北分歧，所以改革十餘年而國基未固 各省軍閥此與彼仆，所以鬧得民間雞犬不甯。大家都知道非妥協，非和平，非衆志成城，合衷共濟，一切事體是難於樂觀的。假使黃先生果然能運動官廳斷絕武大經濟的來源；那末，我之所 以根據同學公意而函請蕭從中轉圜，未嘗不是一種使校事安全的苦衷。我既人微言輕，又望校事安全，可知致函與蕭，實係不得已而爲的事體。再證以我上石校長函中所云『申叔一言而楚莊復陳，陸賈數語而平勃交驩。』申明我請蕭轉圜的微意，可想而知了。並且這宗微意石校長必能原諒的，即不能原諒，我實可以自信，并可告無罪於學校和同學。假如劍公以爲我是得黃先生的歡喜而替他爭地位，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劍公又說：『四個月前，黃侃生兒，請國文系全體同學到家宴會三次；他就是平時，也屢次請學生吃大餐，上戲園。』不錯，黃侃先生在魁興園開湯餅會——我們只知道是他的四十生辰，曾經邀謝他一次，並且敝校教職員，多半赴過此會。慶賀酬酌，原值不得大驚小怪的。若云到家宴會，多至三次，此話只有劍公自家負責任。但是這却無關大體，可不費詞。只問劍公所謂『屢次請學生吃大餐，上戲園。』屢到若干次？在某館吃過大餐？在何時上過戲園？光天化日之下，豈容信口雌黃嗎？本無其事而憑空造謠，不知置我們同學人格於何地？劍公又置自己人格於何地？含血噴人，自汙其口，言出人口，駟不及舌，吾爲劍公怒，又不禁爲劍公惜！ （下略）

鄧平巖於武大。

一個字的更正

記者足下：本刊，第二卷四十四期時事短評「滬案休矣！」一則內，有「弱國無外交，難道連氣也沒有了嗎？」兩句話。「連」字被印刷工人排成了「運」字，便成了「難道運氣也沒有了嗎」。靠運氣辦外交，未免太笑話了。這個字錯得太通，却使全文都不通了，所以有更正之必要。至於其餘的錯誤，只好請閱者意會。

有壬

正誤

本刊第四十三期文言文的優勝一文內

第八頁下截第十四行 行末無『但』字

第八頁下截第十八行 『不會比』下漏『不通的』三字

第十頁上截十二行 『韓愈以後』漏『「古文」當權』。四字一圈